

付法藏因緣經

才三

四百卅一  
飛三

51007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三

飛

後魏世沙門告遠夜共暈曜譯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  
尊昔遊摩突羅國顧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  
長者名為毘多其子号曰優波毘多於禪法  
中最為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  
興大饒益其所教化無量衆生皆悉解脫得  
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  
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毘多曰佛以正  
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  
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勤擁  
護世眼優波毘多言唯然受教於是演暢無上



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衆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優波鞠多時為尼軋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議論絕倫深生貢高擅步天下銅鑠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鑠自纏世間昏闇無所覩見欲以光明照其盲冥聞佛世尊任舍衛國便欲造詣諍誦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減光明自滅便至佛所自言瞿曇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

還家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方身欲望得  
及舍利弗者終無是處梵志聞已辭佛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衆會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  
人亦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燭  
獨照廣化衆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數衆會聞  
已生希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  
優留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人俱諸  
仙人衆亦住山側五百獼猴處在一面時獼  
猴王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採華菓施辟支  
佛復於一時緣覺之衆端坐思惟入于三昧  
獼猴學之結跏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獼  
猴過華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搖便知



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  
行眠卧棘土翹足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赴火  
獼猴即時收其灰棘除棄糞土牽足令舒便  
於其前跏趺而坐仙人見之恠其若此尋學  
獼猴端坐繫念無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  
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華而用供養  
時獼猴王優波毘是爲畜生時尚能覺悟志  
甚黠慧利智辯才逮至商那和脩欲付其法觀  
察毘多爲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  
丘詣毘多舍乃至漸少單已獨往毘多問曰  
何獨無侶荅言長者我無俸祿有信出家乃  
見隨耳毘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

生子當相奉給商那和修荅曰善哉後生一  
子名阿失波毘多年漸長大往從索之毘多  
荅言唯有一子理無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  
給後復生子名難陀毘多便往從索荅言尊  
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  
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  
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  
無緣亦不慙懃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  
正即字名曰優波毘多柔和善順性好慈愍  
聰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  
來買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未知優  
波毘出世已以脚往其所而問之言汝今入



市爲當淨心不淨心耶優波翹多言何名淨心  
不淨心乎荅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爲不淨若  
不與俱是則名淨漸以方便教令繫念若起  
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即便如  
教攝念不散善惡心起輒便投石初黑偏多  
白者甚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  
轉純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  
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遊觀時至可爲說  
法卽爲宣說四聖眞諦應時逮得須陀洹道  
時突羅城有一姪女名婆須達多諸邪媚妖  
幻斫諂遣使詣市求買妙花使人尋往優波  
翹所大得好花奉婆須達女恠花多問使人



曰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荅言我不盜得  
從市買之有人名曰優波毘多仁慈寬慧性  
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花耳又復此人形容  
姿麗大家若見死終無恨時婆須達遣人延  
召優波毘多都不許可懇懃求請終不移操  
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有估客從遠方來大  
賣珍寶求女交通時彼女人貪其實故殺長  
者子埋置舍內其家眷屬遍行推求至姪女  
舍掘地得之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姪女  
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塚間優波毘多作  
是念曰彼以榮色本來召我以是因緣止而  
不去今爲解脫宜往化之即將侍者至姪女

所婆須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瑋介時相召  
不能臨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答言姊妹我  
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  
眾生凡夫無智橫起倒想今自應當諦觀此  
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外現嚴飾  
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愚  
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著假以  
香花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內實不淨大海淵  
廣可知滴數此身過患甚難窮盡是故諸佛  
恒常呵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姪女於時心  
漸開悟於佛法中深生敬信白言仁者所說  
誠諦唯願為我廣敷演之優波翹多即為宣



暢一切有爲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如箭入心  
生老病死輪轉無際無常敗壞不堅速朽如  
臨死囚命不去遠譬如牢獄人無愛樂猶路  
上菓衆所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烏鵲狐  
狼競共噉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髮毛爪齒  
蕕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宜勤方便而  
求解脫姪女開解得法眼淨命終即生三十  
三天優波鞠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  
成阿那含果商那和修復詣鞠多而告之言  
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可乎優  
波鞠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肯與尊者  
語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饒益衆

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毘多聞已便聽出家  
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羯  
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巧於  
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我於今者已覩法  
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  
尔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優  
波鞠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比  
丘尼尊者毘多欲來相見時比丘尼即以一  
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優波鞠多到其所止  
當入房時棄油數滴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  
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  
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爲麁



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滴之水大德今者  
智慧高勝世人号爲無相好佛然入吾房棄  
油數滴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爲奇妙優波  
毘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比丘尼  
言大德不應自生耻恨如佛言曰我滅度後  
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復卑劣如  
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鈍善法羸損況今  
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爲作非威儀事正得其  
宜何足爲恠

尔時毘多而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云何比  
丘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  
金釵墮深草中求之不得復以燈燭遍照

覓求之至疲了無髣髴正值如來遊行而過  
金光晃耀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  
細諸物而悉顯現尋見我釵因即取之以斯  
緣故吾得見佛優波鞠多聞是事已倍生悲  
戀歎未曾有商那和修即告之曰佛記於汝  
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今正是時宜  
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優波鞠言唯然  
受教於摩突國雲集衆會如半月坐而爲說  
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要  
最善魔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優波鞠  
多大集衆會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  
壞其衆意於說法時雨真金寶或雨華瓔光



色明淨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爲女人端正  
竒特舉會觀視無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  
味乃至無有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慶幸  
優波邇多即入三昧觀察思惟是誰所作魔  
王復以真珠花瓔著其項上尊者即觀知魔  
所爲便作是念惡魔妬弊壞亂正法如來何  
故而不調伏即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  
謂虵狗人化作華鬘感魔令至而謂之曰汝  
與我鬘深感厚施今還以此用相酬贖魔大  
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已還見死屍垂蛆欲  
出臭爛難近魔見是事深生厭惡語優波邇  
汝今云何以斯死屍繫吾頸耶尊者荅言此

丘不應花鬘莊嚴汝以邪惡爲我著之今還  
爲汝著臭死屍正得其宜不應瞋恨魔以神  
力欲去此屍如須弥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  
涌身虛空向諸天衆求解死屍諸天皆言此  
是大聖之所爲作吾等庸劣豈能除去復詣  
梵王求脫屍縛梵王荅言十力弟子所作神  
力吾今凡陋豈能解之假使劫燒旋藍猛風  
不能得脫此死屍縛寧以藕絲懸須弥山欲  
脫此屍無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  
歸依優波鞠多此死屍縛容可得解尔時波  
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  
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



率官屬而往逼繞從是惱亂不可稱數未一  
惡言而見輕辱大悲淵廣如須彌山汝阿羅  
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凌毀優波鞠多  
荅言波旬汝大愚癡無有智慧以聲聞人用  
比如來欲以芥子等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  
日月牛跡之水同大海量如來大悲二乘所  
無以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  
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來欲使我後降  
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墮  
三惡洗滌塵勞破諸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  
喜舉身毛豎生希有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  
起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為解

是三屍尊者答言汝於正法更莫燒害然後  
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又言我不得  
見如來色身汝昔曾覩宜為我現魔言仁者  
我現佛身勿為吾禮優波瓠言當如所說即  
便為解三種死屍魔入林中變形如佛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融金聚光明照  
耀儀相安詳化為比丘前後圍遶若鵝王趨  
從林而出優波瓠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  
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優波瓠多 一心瞻仰 目不暫捨 內懷踊躍 說  
偈讚曰



使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正超日月

奇妙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弥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不欣慶

優波瓊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為禮魔

言仁者何故如此荅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

滅度見此容貌若似覩佛歡喜內發是故禮

耳魔服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

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

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

法悉當往詣優波毘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  
時突摩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  
千万人皆共雲集優波毘多上師子座隨其  
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道万八  
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爲阿耨  
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寶  
所得不壞信以善緣故得斯勝果昔佛住在  
迦蘭陁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  
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上  
造作城舍倉庫因復名爲稻粟麻來即共聚  
斂置於倉內如來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  
無不清徹德勝歡喜掬名麩者奉獻如來其



身卑小不能得及無勝低跪今上奉之於是  
世尊即便微笑尔時阿難尋白佛言如來何  
緣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不  
唯然已見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爲轉輪王四  
分之一於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  
流布造作八万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  
難塗房南壁足得周遍於百年後果得爲王  
暴虐無道多所殺害造作獄城外可愛樂令  
一惡人名曰耆黎立大鑊湯鐵九刀劍如是  
等事種種備足外來入者皆悉治罪有長者  
子出家爲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尋欲還出  
耆黎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獄卒問曰何

故若此比丘答言我不畏死爲善利耳吾始  
出家未證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  
之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者黎答言  
王先有教入此獄者終不聽出比丘復言我  
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刑戮今時獄卒尋聽  
許之阿恕伽王宮中姝女與他男子共相調  
戲王大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塵  
骨肉分散猶如聚沫比丘觀已深生厭惡即  
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說色無常譬如  
泡焰不堅速朽甚難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  
悅今更求之將安所在人命虛僞無可守護  
尊貴貧賤愚智不同生雖差別可有斯死譬言



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大海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爲業長短受生脩促未幾時間會亦歸滅此身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恠哉生死嬰愚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著如是觀察從夜至旦便斷衆結得須陀洹轉復精勤獲羅漢道滿七日已耆黎語言汝期今至可就刑戮比丘荅曰我夜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隨汝治罪耆黎瞑恚置鑊煮之焰熱猛盛轉更清涼恠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鑊中生千葉蓮花時彼比丘跏趺坐上卽時耆黎尋往白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於是比丘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王見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  
今者同稟人形威德竒妙差別乃尔吾今未  
達唯願宣說尔時比丘欲化彼王即作是言  
我斷衆結解脫三有離諸動亂寂然安樂大  
王當知佛記於汝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布  
舍利廣建寶塔汝今去何返造斯惡殘害衆  
生無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衆生  
無畏之樂王聞是已極自悔責歸依三寶生  
敬信心收集如來功德舍利造作八万四千  
寶塔作塔已訖至雞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  
耶舍此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記者不耶舍答  
曰佛記尊者優波鞠多於百年後興大饒益



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也。荅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憂陀山，圍遶說法。王即嚴駕欲往禮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怒伽王欲來問訊尊者，念言：此處隘陋，不容多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備向華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華，作衆伎樂，尋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不暫捨，白言：大聖我得為王自在快樂，不如今日一相覩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佛雖入寂定，尊今補處生。今應見教勅，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荅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尔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安置寶  
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  
悉欲起塔增長衆信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  
今當往盡示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  
微尼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  
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絕躄地公水灑  
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  
金然後乃去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  
功德之塔王皆禮拜施金供養最後往至薄



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答曰大王佛記  
此人無諸衰病乃於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  
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貴  
來供衆僧尊者尙時醉酒而卧心自念言我  
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衆僧  
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即便鳴  
椎白言施藥時有比丘甚患頭痛向知樂人  
索呵梨勒知藥者言有人施藥汝可取服尙  
時比丘往彼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  
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  
一婆羅門家其母早歿父更娉妻時薄拘羅  
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索之後母妬弊素

懷憎惡即便擲置餅爐之中其火焰熾以鏹  
覆上父從外來遍求推覓即於爐中而得其  
子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更從往索  
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湯甚沸熱而不燒爛父  
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爲何  
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  
故母於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牽衣隨後  
母大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  
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著河中值一  
大魚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  
師釣得此魚持來詣市而衒賣之索價既多  
人無買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於

姚善圓捨



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無幾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聞是已遣持一錢布施此塔輔相白王同是羅漢去何獨以一錢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

有本緣略而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  
塔竟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王孫乃

設百千祠 方得爲人 我今便爲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具造勝業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嚴閣浮提 猶如白雲 莊校虛空  
說此偈已 頂禮而去 詣菩提樹 而作是言 我

今欲爲二種之福 一以千瓶盛滿香湯灌菩  
提樹 二當建立般遮于瑟 即自洗浴著新淨  
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而作是言 願諸聖士  
皆受吾請立語已 訖十萬羅漢飛空而來 三  
道聖人凡二十萬亦悉雲集留上座處 無敢  
坐者 王問衆僧何故留此空坐處 耶耶舍答



曰有大羅漢名賓頭盧如來所記能師子吼  
威德高勝今當來此王聞是已身毛皆豎如  
優鉢羅花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時  
賓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  
衆會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髮秀白身體相  
好如辟支佛即爲作禮五體投地問言大聖  
見如來不荅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  
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宅王又  
問言於何處見尊者荅曰在王舍城夏安居  
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上施佛  
佛記汝時我亦得見今時彼王以國所有妻  
子眷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宮人

妹女盡施衆僧請稱其名造般遮于瑟灌善  
提樹後自斟酌爲僧行食時賓頭盧用酥澆飯阿  
恕伽王白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爲疾酋者荅曰  
不爲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  
食之終不成病今時尊者欲驗斯事伸手入  
地下至四万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  
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  
故世間福轉衰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  
一弟名宿馱吒邪見熾盛增惡沙門王以方  
便令改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爲一羗  
之所殺害時衆疑問優波毘多以何緣故彼  
宿馱吒生處豪貴爲羗所殺尊者荅言善聽



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眾僧由斯福  
 故生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作一獵師  
 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生瞋恨即  
 以利劍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常  
 為人之所殺害雖得道果猶被苦毒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三

飛

擅步上時銅鏐下音造詣上七諍掬下音挽

音推排上土棘絕力翹足上巨點慧上八甚

少上息邪媚下眉操七到剗魚器姿瑋下羽

狐狼二音日曝下蒲木反髣髴上芳晃

耀上胡華鬘下莫酬賦下唯季一羗下苦

益

父音

虫蛆

徐下

反七

庸劣

容上

音

旋藍

旋上

音

耦

藕音

逼

反彼

力

鬼魅

二下

反眉

螢燭

倚上

反惠

狹劣

夾上

反俟

嬈害

音上

音上

遠

融

反余引

湛

然

減上宅

反阿

恕

庶丁音

掬

音

剋

反尺

小

暴虐

却下

魚

反

刑戮

下音

調戲

音

上

徒

反

泡

音

鑊

反胡郭

隘陋

上

賣反

於

惺

反息并

銜

音

鳴

椎

下

直

追反

反吾告

斟肥

下

非

反房

馱

上

唐

反

賀

反

反

反

反



